

校史的幻想 衣櫃

論文發表人：成大地科所 王立儂



初來到這古色古香之地的最高學府，我原無任何一丁點對校園歷史的熱情或者好奇，頂多是經過博物館時有那一點點讚嘆而已。後來我與成大朝夕相處，校園的種種風光和風氣逐漸顛覆我那膚淺的刻板印象，這令我無意間燃起一抹新穎的熱情。在意識到這樣的轉變之後，我關注起博物館的社群帳號，特別是各式各樣的校史相關活動，也領取了九十週年出版的校史叢書，打算將生活的一小部分，分享給這全新的興趣。在那之後，我又一次來到博物館校史常設展，若槻道隆的大禮服直立在櫥窗裡，被柔和典雅的黃色燈光照耀得莊嚴又高貴，我望著它，決定開啟一段追溯之旅，就為了窺探這學校年輕時的樣子。

每間學校都有各種版本的故事，這些故事散落各處，有的展示在官網乏人問津的角落，有的流傳在老校友的口耳之間，有的集結成冊，像一本不由當事人書寫的，很長很長的回憶錄，靜靜安放在校史室裡。我常常在經過博物館的時候把目光偏到門口那一側，想著要是學校有個衣櫃，且從沒有人丟棄裡頭任何一個時代的衣衫，或許那些精心縫紉過的布料，也串連著整個回憶錄吧。一如整理舊衣服的自己，站在衣櫃前，幾歲穿了這條裙子去了哪裡，什麼時候買了那件襯衫又做了些什麼，往事歷歷在目，好的壞的，悲的喜的，都埋藏在這裡。

回到一九三一年初，若槻道隆就在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制定西式外套和麥桿帽作為制服，彼時的博物館本館建築(在當時另有用途，今二樓的校史展區即當時的校長辦公室)尚在興建中，一如尚未成熟、步上軌道的學校。在這段時期的服飾圖當中，我試圖將校史出版品裡頭形容的制服樣式，包括外套、襯衫、褲裝以及麥桿帽，整體繪於一人身上，並著以彩色，背景則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建築物，即今日博物館本館。在這

張圖當中，唯有服裝的確切色彩因為黑白照片的緣故而有待商榷。望將來重新繪製時能夠更精確地著色。

西式制服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雖是相當獨特的設計，可惜卻在創校的三年後因學生反對，而被更改回常見的日式制服。該款式在諸多該時代為背景의 影視作品中相當常見，繪製成圖恐怕沒有其他亮點，加上校園的草創時期尚有許多珍貴物件能夠展示，因此我向「大多數學校的標配」開始思考。懷抱教育熱情的辦學之人，送給他們創立的學校的第一份禮物，大多數不外乎是校名、校歌、校訓、校徽、校旗。其中唯有校徽和校旗較容易作圖展示，而校徽太小，校旗較適合作為手持物件，且校旗在制服更改前就已公佈，我便將它作為圖中人物拿著的東西。旗上的圖案是這學校最早的印記，高工二字印在鳳凰花圖型中央，想當年還在日人輔佐之下，還是單純為工業化而生的靈魂，如今都已經成為最初的印象。

日治時期結束後，國民政府遷臺，彼時臺南高工不再是臺南高工，而是臺灣省立工學院。由於女學生的加入，校園裡多出一抹柔美的風情，在當時，女孩子幾乎都是收腰的連身裙，或是著襯衫，再扎進高腰七分裙裡。由於近代有時流行復古風，偶爾可能還有女同學也這麼穿搭。而髮型的時代感就異常鮮明了，當時鮮少見到直髮，都是燙捲並露出額頭

的短髮。男孩子的襯衫和西裝褲或是牛仔褲總是搭上皮帶，不過這也許不是和現代差異最大的。當時的男子髮型有油頭，也就是三七分、四六分那一類，我想現今不容易再見到同學這樣打理頭髮了。在我的第三張圖畫中，裡頭的一男一女就如上述那樣裝扮，並且坐在水池邊。

再後來，臺灣本土士紳們給了省立工學院一個新稱號：成功大學。時代飛快地繼續前進，彼時西裝外套也流行起來。成大也有自己的大學服，那是卡其色的西裝外套，胸口繡有「成大」二字。這或許學校的新象徵，改名換姓然後步入下個時代，胸口繡著的名字不僅是擁有大學頭銜後的浪漫，還是一種和臺南本土的連結，我不曉得有多少人知道成功大學本來差點被叫做延平大學，但那的確和這學校從開始便紮根在府城有關係。那時代除了制服，還有知名的刊物《西格瑪》、優美的成功湖及小橋。我經常散步到光復校區（尤其是實驗做累時），那裡的風光讓我暫時得到舒緩並且為下一輪的忙碌儲存精神能量。我一路從雲平大樓走過，然後右轉直至工業設計系館和歷史系館之間，穿過榕樹的草坪再駐足成功湖畔。我總是幻想，在那民風純樸幾十年前，大概會有一個學生，她穿著成大制服，卡其色的西裝外套，然後像我這樣，這樣在成功湖畔思考人生，或是放空，或是想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手裡也許還拿著一本《西格瑪》。畢竟根據我粗淺的理解，「西格瑪社」似乎是一個能夠給予同學們思

考各式問題的社團，那她這樣做也不奇怪。在繪製這第四張圖時，成功湖和制服是必須，至於《西格瑪》書刊的外觀，我有幸觀摩「校園生活展」，因此得知該刊物的確切模樣。如此一來，此圖於這樣的概念之下完成。

最後，我像時空旅行結束一樣回到自己所處的時代，仔細在腦海裡整頓這一年多來在校園裡見到的衣著，我希望它們具有時代特色，同時又和成大有關，思來想去還是大學T最適合，當然還包括外套、夾克等等。不論是尚未就讀而先行參觀校園時買下的，還是錄取後順手購入的，或是畢業之際入手做紀念的，似乎都是現今的一種潮流。不過可惜的是，由於能力不足，我無法得知這種近代常見的大學T究竟從何年代開始流行，這是創作最後一張圖時留下的待解決疑問。

經過這一輪回顧，我只是從陳舊的衣櫃裡挑出幾件衣服，去幻想成大很久以前的樣子，去思考時代給學校帶來了什麼，而學校又給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以致今日的成大是我們所見到的這個樣子。我並不喜歡從補習班老師或其他極端升學主義者的口中聽到成大這兩個字，更不願透過他們油腔滑調的描述來認識我所就讀的學校，我深信唯有相處、傾聽和時間的作用之下，成大的輪廓方能逐漸明朗，不論是在空間的變化或服儀變遷或其他方面。蒐集老照片及史料的時候，我始終以宏觀的視角來

看待眼前這九十年的歷史，而非以一個人、一棟建築物或一個科系為主體。眼前這個「個體」經歷了什麼？如何反應在服裝上？這又在歷史當中代表什麼？和我之間又有什麼關係或他間接給了我什麼影響？打個簡單的比方，我想知道一個為工業化而生的靈魂曾經領受過怎樣的時代洗禮，又是如何看待並且平衡人文藝術在他生命裡的份量，好讓我在校園裡的一年多能夠受到良好的理工實驗訓練，又能夠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古色古香的過往？與此同時，我亦不認為成大在今日能夠發展成非理工的綜合型大學，是一件相當必然且非常容易的事，儘管仍有各種學科不平衡之疑慮，我仍認為這是無數學者以及教育家還有學生們，在一番取捨及努力進步之後的成果。也許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與此關連的歷史可能也反應到了某一套過去的服裝之上，還等待我去發掘，去重新繪製、書寫，然後在寂靜之處獨自思索它們的意義。

關於對校史的態度，我大多時候是感性的，而那情感是熱愛卻帶有一丁點複雜。儘管不能書寫出足夠嚴謹的文章，我仍感謝這校園裡有一群人也同樣在乎校史的保存，並且願意讓我將這一系列粗淺的想法發表到研討會，甚至是校刊上。我沒有什麼太大的願望好讓這篇文章有個完美結局，唯望那些心繫成大的、關懷校史的、關心校園發展的人們，能夠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行，好讓那些承載高等教育希望的大學，也穩穩地在時代中前進。